

冯
象
著



Ynis Gutrin

King Arthur from Camelot to China

玻璃岛

亚瑟与我三千年

(第二版)

玻璃岛

亚瑟与我三千年

冯象 著

（第二版）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玻璃岛：亚瑟与我三千年 / 冯象著. --2 版. --

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3.4

ISBN 978-7-108-04325-2

I. ①玻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50801 号

责任编辑 李学军

装帧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郝德华

责任校对 何 敏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年4月北京第1版

2013年4月北京第2版 2013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8.5

字 数 250千字

印 数 15,001—25,000册

定 价 36.00元

献给母亲

坚强和美誉是她的衣裳

未来属她的笑颜

她张口即是智慧

她舌尖有仁慈之戒律

《箴言》31:25-26



前言

这本小书讲的故事，取材于亚瑟王传奇同我的亲身经历。

亚瑟王传奇是中古欧洲文学的瑰宝，在西方流传之广，大概仅次于《圣经》、莎士比亚。至今，各种新潮和通俗的文艺形式的改编再现，从好莱坞影视、百老汇歌舞到漫画书、木偶戏，仍层出不穷。传奇中的角色原型和情节母题，大都可追溯到古代凯尔特人的历史与神话。凯尔特人现在是小民族，但在上古时代曾遍及欧洲大部，西至不列颠岛（今英国），东抵小亚细亚。他们的武功和风俗最早见于希腊史家的记述，希腊人称这些金发碧眼、肤色白皙、慷慨性急而多才多艺的“蛮族”为 Keltoi；于是有了“凯尔特”这个名字。可是，罗马帝国的兴起和统治，日耳曼诸部的南下扩张，大大压缩了凯尔特人的领土。到了亚瑟王传奇的鼎盛期（十二、十三世纪），凯尔特人的家园就只剩下不列颠岛的西部



（威尔士）和北端（苏格兰高地）、爱尔兰以及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西北一隅（布列塔尼）了。

相传，亚瑟是五、六世纪之交领导不列颠人抵抗侵略者的统帅。不难想见，他的英雄业绩与崇高理想，是如何深受百姓爱戴而传颂四方的（见《尾声》）。一个弱小民族，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还能编织这样绚丽多彩的故事，确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。因为故事中的亚瑟当了不列颠的王，所以在中世纪，亚瑟王传奇也叫“不列颠演义”（*matiere de Bretagne*）。这几个字是法文，亦即法国人的说法。当时在欧洲，法国的宫廷时尚和文学，跟现在铺天盖地宣传的美国这个美国那个差不多，是人们急于效法的。法国宫廷诗人采用浪漫传奇（*roman*）的体裁，向王公贵族，尤其宫中那些热爱文艺的夫人小姐，歌颂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；亚瑟王传奇便从此走出不列颠，跟“国际”接轨了（详见《法兰西的玛丽》）。

亚瑟王传奇在中国一直没有好好研究介绍，这不奇怪。因为中国人接轨“国际”，断断续续，几经波折，需要学习引进的洋故事洋思想排着长队，太多了！如今赶上《哈利·波特与魔法石》走红之后出版，也不算晚。我认识一位中国小姑娘，在附近一所有名的中学（布什总统的母校）念初二，精通亚瑟王故事，还喜欢拉丁语，四大本哈利·波特倒背如流。她告诉我，所谓“魔法石”，英国原版作“哲学家石”（也就是圆桌骑士寻找的玻璃岛圣杯在中世纪炼金术传统里的变相，见附录一《释名》，圣杯条）。可是出版商对美国人心存偏见，认定他们趣味肤浅，生怕封面印了“哲学家”三个字影响小说在美国的销路，就改称 *sorcerer's stone*（巫师石）：美国相当



一部分人口是信巫术的。中译本不明底细，竟以讹传讹错上加错，变出一块她说离了谱还不“酷”的“魔法石”来。

言归正传。我选择亚瑟王这个题目，同我的生活经历与学术训练有关。前者本书《尾声》里说了，此处不赘；后者读者如果有兴趣知道，可参看拙著《木腿正义》（1999；北京大学出版社增订版，2007）的前言。这儿只谈一点：

我下放云南当知青时，先父正接受“隔离审查”。林彪事败，监禁略松，才允许家人送衣传话。先父读到我描述兄弟民族语言和山歌俚语的信，觉得我对语音声律有特殊的敏感，曾鼓励钻研语言学。后来虽然专业方向定在中世纪文学，语言训练始终未敢懈怠。因此在昆明、北大和哈佛念书期间，多学了几门与专业有关的古代语言。古代文献常引用、演绎神话，或者将神话历史化（两者原本是不分的）。西方各民族的神话，我感兴趣已久；现在直接从原文阅读，则多了一层真切而同情的理解。西方神话突破教会防范或通过教士梳理，流传下来发生广泛影响的有三支：希腊/罗马、北欧/日耳曼、凯尔特。其中，希腊/罗马神话的介绍最勤，成果颇丰，如杨宪益先生和罗念生/王焕生先生译荷马史诗，先师杨周翰先生译奥维德《变形记》与维吉尔史诗《埃涅阿斯记》。北欧/日耳曼神话次之。茅盾先生从前写过一本《北欧神话ABC》（1929），一九八一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重印，收在《神话研究》里，可作入门的台阶。听说译林出版社不久前推出了诗体《埃达》的全译本，应该是可供欣赏或参考的。拙译古英语史诗《贝奥武甫》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92），也可算补阙的工作。唯有凯尔特神话学者极少论说，大概是碍于语言和材料双重的



限制。语言（中古爱尔兰语、威尔士语、中古拉丁语、古法语等）既不易学，材料还十分零散；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，钻进文献去钩沉比较了才能有所收获。收获的快乐，在与人分享。因此我想，我不能“改行”干了法律，就藏起自己读书行路的收获。而且，如果我不给中国读者好好写凯尔特人“从前与将来的王”（*rex quondam rexque futurus*），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没人写了。

更何况人们相信，亚瑟王还要回来拯救这世界。

本书讲的九个故事，基本涵盖了亚瑟王传奇的主要人物和神话母题：亚瑟王与“地母”桂尼薇，湖夫人宁薇与“视者”墨林，“骑士之冠”郎士洛与两位伊莲，加文爵士与绿骑士，哀生与金发玉色儿，圣杯与渔王，以及圆桌骑士为维护荣誉而分裂、决死的悲剧。就其运用阐发的西方文学典籍、凯尔特/希腊神话、历史和宗教文献而言，也可视为亚瑟王传奇在中国的第一次系统介绍。但是我无意写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。故事的主旨，说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、麦当劳化或（如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言）“黑手党化”的“新新人类”社会，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、污染和腐败：从互联网巫术基因改造，到爱情药酒异端。

有朋友读了故事问：怎么想起把亚瑟王同互联网扯到一块儿“拌沙拉”的？我考虑过，好像问题不是我想不想这么说——而是不知道，生活在一切信息（文字图像声音气味爱情基因）都可以数码化复制、储存、传播、感染的时代，怎么能够不说——亚瑟王、玻璃岛和圣杯。“一战”结束，诗人艾略特（1888~1965）受圣杯与



渔王传说启发，用荒原的寓言（实为玻璃岛的一个幻象）串联典故，写“垮掉的一代”的迷惘苦闷，一举成名。有评家讥其《荒原》（1922）为“二十世纪诗歌的灾难”。灾难却不幸溢出诗外——我们现在仿佛回到了渔王的荒原，跟命中注定见不着圣杯、得不到拯救的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一样，受了诅咒。

您问什么诅咒？读完这小书您就明白了。

不过我真正动笔，还是借着一个机缘。一九九九年出差回上海，《万象》杂志的编辑先生约稿，策划出一期千禧年中世纪文化专辑。一边聊，一边从老锦江走到淮海路口的报亭（记得是去买《新民周刊》）。忽然觉得身后有人在听我们说话。放慢脚步，让那人超过，原来是一位上了年纪却还保持着少女身段的夫人。在她和我并肩的那一刻，我感到她心里在大笑。那种感觉，过去也有过。当时没有多想。直到有一天同内子散步，路过坐落在我们这海港小城的老广场东头的“格洛”酒吧（见《墨林与宁薇》），才又回想起来，不，听清楚了：那无声的笑，是酒吧里许多笑声的一种。眼前，已是行将汇入大西洋的美利马克河（Merrimac）落潮时深黑色的湍流，海鸥赶着缓缓离岸的白帆。孤零零踱来一个老头，牵一匹小黑猪，他的宠物。寒暄了两句，问他是观光客不是，他说哪里，就住在对岸的索尔兹伯利（Salisbury）镇。小猪叫啥名字？墨林。墨林？那小猪嗷嗷应了一声。

隔着大西洋，还有一个索尔兹伯利。我曾经在那里举目，凭吊墨林的悬石和亚瑟王的战场。

于是，就动了笔。从《圣杯》到《零隐私世界》，配上插图，



一篇篇给《万象》寄去。

写到一半，内子道，你这些故事，人物情节头绪一大堆，还有十多种古代语言的名词术语。能不能编一个表，介绍背景知识，方便读者理解？根据这条意见，我写了《尾声》四章，谈谈自己从前读亚瑟王的感想；再添一幅地图并三样附录，俾有兴趣的读者自行索引、探讨新说。附录一《释名》，解释人名、神名、地名、物名、书名、术语等。附录二《年表》，列出与亚瑟王传奇有关的重要的人事作品，从特洛伊战争（公元前十三世纪）至今。附录三《家系图》，简单画出亚瑟王、郎士洛、哀生三家的谱系。

书名《玻璃岛》，威尔士语 *ynis gutrin*，典出凯尔特神话（见附录一《释名》，玻璃岛条）。还有一个道理：八十年代初，有一次陪同外教去新疆旅游。一天，在暑气蒸腾的戈壁滩上欣然发现一座碧波环绕的小岛——海市蜃楼。我们的司机即形容小岛是玻璃造的，去到那里的人，无论多大本领、带几匹骆驼，没有一个活着回来。当然，凯尔特人的玻璃岛是出没于另一个自然与人文环境的。那边的传说，也就跟那司机朋友的难忘的故事不很相类。古人说“海市”为蛟蜃之气所筑，蜃“状似蛇而大，有角，能呼气成楼台城郭之状”（《本草·鳞部》）。新世纪始于蛇年，我愿这本《玻璃岛》浮现在更多的读者面前。

借此机会，我要谢谢所有促成本书构思、写作及问世的朋友，首先是在故事里“饰主角”的。为尊重个人隐私、避免误会，姓名一律略去或更改了。共计十位：



波士夫人，我的老师，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。

伯爵前不久还有信来，为我解答圣殿骑士团与耶稣裹尸布（现藏意大利都灵施洗者圣约翰教堂）的关系问题。当然，那是另一本书的故事了。

建筑师（墨林）曾到北京公干。归来问他对古都新貌的印象，他连连摇头，马上把话题转到政治上去。他是个极绅士气的人，谈政治和聊天气一样，总在恰当的时刻。

女巫（宁薇）去年露过一面，在法国电影《圣比埃尔寡妇》（*La veuve de Saint-Pierre*）里。老广场剧院首场放映那晚，好些人都说见着她了，走在那任性的年轻寡妇（Juliette Binoche 饰）的影子。但是我们第二天入场的观众却无福养眼；之后，她便再没有在银幕上现身，让酒吧里的人们议论了好几天。

李尔王的基因改造计划，与硅谷许多“.com”公司一样，暂时搁浅。

余老大照旧回我梦中过他的酒瘾。时不时也去别个难兄难弟、干部老家夜访。讲起那些人见到他吓出一身冷汗的模样，总是把我笑醒。

画家的《伊甸园·绿骑士》组画，最近被改编成歌舞剧，在纽约上演。

石匠不曾联系。但美国财政部已正式宣布，将发行面值一美元的硬币，逐步取代（印有无头金字塔和天眼的）一元美钞。

小阿忒长大两岁。

小阿忒的记者爸爸，俨然已是网络安全与黑/红客问题专家了。

去年率先披露，全美数以千计的公司和大学电脑网络发现大面积植“虫”，美国经济事实上已处于“被绑架”状态。而从入侵者使用的极复杂的“签名”方式看，不排除“天外智慧”参与作案的可能。联邦调查局、五角大楼、宇航局等部门被指责“制度性麻痹大意”；国会展开调查，直到“九一一”事件才告一段落。

上文提及学术训练。仅就本书的写作而言，有七位老师的教诲我永远珍惜。他们是（括号内为讲授内容）：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李赋宁先生（古英语、中古英语）和西语系的法国专家贝尔娜小姐（古典拉丁语）；哈佛大学英语系的班生先生（乔叟、亚瑟王传奇），日耳曼语系的米切尔先生（古冰岛语、北欧神话），古典语系的齐奥科夫斯基先生（中古拉丁语诗歌及戏剧），哈佛侯敦珍本善本图书馆馆长邦德先生（中世纪手稿及早期印刷版本）；威尔士老人“老仓领主”帕里·琼斯先生（威尔士语）。

最后，要感谢申慧辉女士的热心帮助；感谢三联书店李学军女士费心编辑、安排出版。

同往常一样，内子仔细阅读了全书草稿并提出修改意见、评议装帧插图。个别人事细节，本已淡忘了，幸亏她记得才还了故事原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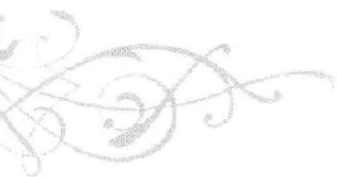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献给我的母亲。

二〇〇〇年六月初稿，〇一年十一月定稿

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







目录

前言 1

圣杯 1

墨林与宁薇 20

网址：伊莲 41

药酒 63

绿骑士 85

摩帝纳拱门 105

零隐私世界 126

尾声：亚瑟之死及其他 146

法兰西的玛丽 173

小书的朋友——第二版跋 199

附录一：释名 205

附录二：年表 238

附录三：家系图 257



圣 杯

“我来自光和神，如今却流放在此，与它们绝了缘分。”

站在我面前，向我伸出右手的，是一位满头银发、拄着拐棍的矮个老人，背对着日内瓦湖南岸的一角和小树林遮不住的阿尔卑斯山的北翼。那是一九八七年初夏的一个黄昏。当时我为写博士论文，专程从波士顿到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古法语长诗《玫瑰传奇》的羊皮纸抄本。来这湖畔小村，则是为了看望在国内读大学时的外教波士夫人。那几年，波士夫人定期给我寄各种语文的中古欧洲文学典籍。但小村的诱惑，还跟我的专业兴趣有关。波士夫人在信中提及，村子紧挨着一座中世纪古堡，主人跟她相熟，是古代萨伏瓦（Savoie）公国留下的最后一位伯爵。伯爵一生未娶，潜心于语言史和符号学的研究。村民们说，他已经四十年足不出户。圣诞节前，他听波士夫人说起我的论文题目，便有意破例接见，和我探讨一个



共同关心的问题。古堡，建在树林后面凸入湖中的岩石上。一条小径，曲曲弯弯穿过花园抵达大门。回头再看，原来是一方小巧的迷宫，他的苏格兰园丁每日的职责；花，多数是浓芳型的英国种。寒暄已毕，我问伯爵这迷宫的由来，不料他答了这么一句。

走进大门，又一座花园，刚才袭人的香气却远了。花园尽头，一架螺旋而上的楼梯把我们带到客厅。墙上没有那些向公众开放的古堡通常展览的猎物脑袋、盔甲刀枪之类，只悬一幅极大的几乎褪尽了色彩的挂毯。看挂毯上人物的姿态、衣着、徽记和背景，猜想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（1188～1192）狮心王理查见沙拉丁苏丹的故事：基督教和伊斯兰骑士精神的一对高峰。伯爵叫人拿酒，一边问起我研究的《玫瑰传奇》中古英语译本格拉斯哥残卷中乔叟（Geoffrey Chaucer，约1343～1400）手笔的真伪问题。又解释说，光和神云云，语出学者称为“不朽的”吐鲁番残卷。但马上就把话题转回英国：

“中古英语文学真正的贡献不在乔叟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，他的法国样板佛洛萨（Jean Froissart，约1337～1410）叫他‘大翻译家’实为恰当的评价？”

他举了举酒杯，像是要我接着说。

“的确，就气质而言，诸如《加文爵士与绿骑士》和《亚瑟之死》（*Morte Arthure*）这样的头韵体方言长诗更醇厚些。虽然，作者也是法国游吟诗人和宫廷传奇的学生，但意象的营造和故事母题的处理，既含蓄又富于歧义的讽刺。”

“例如……”



“例如圣杯的故事。”

那藏在浓眉底下仿佛一直在瞌睡的眼睛突然睁大了，原来这即是他说出的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。他让我和波士夫人进到书房，从座椅旁的玻璃柜里取出一部赭色羔皮镶金套封的十六开大书，却是手绘红字的一本《亚瑟之死》（*Le Morte D'Arthur*），亚瑟王圆桌骑士传奇集大成者马罗礼（Sir Thomas Malory，卒于1471）的巨著。翻开插着书签的那页，正是卷十三写圣杯驾临一节：

降灵节（就是复活节之后第七个星期日），亚瑟王率王后桂尼薇及众圆桌骑士返回卡米洛城。刚在圆桌旁坐定，准备用晚餐，忽听山崩地裂一串霹雳，仿佛把宫殿都打碎了，隆隆声中，大殿里射进一道阳光，更比白天要亮七倍。他们全都沐浴在圣灵的恩惠里了。互相望去，明光中一个个从来没有过的英俊的模样。他们惊呆了，好久说不出话，如同哑巴一般。这时，圣杯显现了，罩在一匹雪白的织锦里。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得见它，连谁端着它也看不见。只觉得一股异香充盈大殿，方才还空着的盘子和酒杯里，已经满满的，全是世上自己最喜欢的珍肴佳酿。那圣杯在大殿上巡游一周，便突然消失了，谁也不知它去了何方。

“谁也不知它去了何方，”伯爵念道，“虽然如此，朋友，国王为何一边向耶稣谢恩，一边却又悲伤地预言圆桌的末日？”

我心里蓦然亮了：是呀，亚瑟话音未落，他的外甥和左右手加

